

之

民国奇女子

林宛央 | 著

谁替我坚强 我若不勇敢



她们的光芒 / 她们的香气
穿越时间的罅隙 / 不曾褪去

作家出版社

我若不勇敢
谁替我坚强

之

民国奇女子

林宛央 |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若不勇敢，谁替我坚强之民国奇女子 / 林宛央著.
—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6.6
ISBN 978-7-5063-8720-0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24074号

我若不勇敢，谁替我坚强之民国奇女子

作 者：林宛央

责任编辑：周 茹

装帧设计：粉粉猫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3×208

字 数：161千

印 张：8

版 次：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20-0

定 价：32.8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那些站在时代尖端的女子，她们没有你们想象得幸福。一段过于完美的感情，只发生在童话和神话中，现实生活存在的常态，除了平淡还会有黯然神伤与劫后重生。因此，所有的幸福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善意或无奈的表演成分，所有的爱情也都掺杂着小小的不可告人的私心，所有的婚姻都包容着细枝末节中的不堪和不得已，甚至，所有的传奇都隐藏着不和谐的画外音。



但是在跟你我或相同、或迥异的人生境遇里，她们更懂得经营自己，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，努力绽放自己，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人。其实，这些得到了一切的女神，只不过是活得很努力的普通人。

目 录

- 001 **许广平：**
 / 婚姻真正难的事，不是相爱，而是相处
- 013 **朱安：**
 / 幸福，懂得伸手要，才会有
- 026 **萧红：**
 / 童年与长大的距离，是从单纯到世故
- 037 **马钰：**
 / 选择平凡，也是一种勇气
- 047 **张兆和：**
 / 亲爱的，感动并不是爱情

067 **张充和：**

/ 当你开始爱自己，世界开始爱你

075 **张爱玲：**

/ 不能上升到金钱的爱情，都不是真爱

091 **黄素琼：**

/ 勇敢的女子，都懂得说“不”

102 **张茂渊：**

/ 可以很讲究，绝对不将就

116 **孙用蕃：**

/ 改变，往往从丢弃旧物开始

131 **陆小曼：**

/ 成长的代价，是任性到克制的距离

143 **林徽因：**

/ 嫁给一个人，便是嫁给一种人生

156 **张幼仪：**

/ 做股票型女人，不做存款型女人

166 **唐瑛：**

/ 过得好，不是因为太幸运，而是从来很清醒

180 **孟小冬：**

/ 爱，要适当妥协，才长久

195 **福芝芳：**

/ 深爱，是成为一款360防护软件

206 **周璇：**

/ 所谓安全感，是没了爱情，还有事业；没了男人，还有人生

219 **阮玲玉：**

/ 有些爱，太认真，你就输了

233 **胡蝶：**

/ 真正的“狠”，是心底的从容

许广平：

婚姻真正难的事，不是相爱，而是相处

治愈你：

有一段时间，我常抱怨：为什么我的老公婚前幽默绅士，婚后暴躁无趣。我大学时期的婚恋导师一针见血：一个男人，结婚前和结婚后判若两人，你该抱怨的是自己，为什么一个优秀的小伙子，一到了你手里便一无是处？

不要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只是你还没做好准备，如何在日日相处中，坦然面对彼此本就存在的毛病。婚姻是考量人生的利器。有一天，当恋爱变成婚姻，男女摇身一变，不再极力讨好，不再互相佯装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再是猎物，而是战友。所以用不着全副武装，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。当你的男人在你的面前不再小心翼翼，别抱怨，他只是已经信任你。

恋爱与婚姻——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像在战场，打起精神，攻克目标。然而走进婚姻，我们要做战友，一起对抗世事的无常。

男人对女人的激情还剩多少，看一看称呼的变化就知道。

经典电影《大话西游》里，蔡少芬对周星驰说：“从前陪人家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，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新人胜旧人，就叫人家牛夫人。”

满座哄笑复哑然。

这番调侃，听在鲁迅夫人许广平耳里，不知会生出怎样的感慨。

婚前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；婚后，从衣来伸手到饭来张口。这样的领悟，相信多半女子都深有体会。

只是，面对着一个人人敬仰的大先生，面对着一个为新文化运动奉献终生的先驱，许广平的无奈，也只能是有口难言的苦衷。

民国时代，三角恋、师生恋层出不穷。三角恋自不待言，一个陆小曼，一个林徽因已然登峰造极；师生恋，最著名的一是沈从文与张兆和，再就是鲁迅与许广平了。

不同于鲁迅在老家的太太朱安，也不同于鲁迅可能有过心动的马钰，许广平的性格直接爽快，有点儿男孩子气，凡事很有主见，又敢于行动，不是随大溜的主儿。某种意义上讲，她是一个女愤青。

年幼时，因媒妁之言许配给当地劣绅，个性强势的她，想尽一切

办法解除了婚约；二十一岁，参加“五四运动”，成为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的编辑，为妇女权益据理力争；二十四岁，坚信男女可以平等的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。

开学第一天，上课的铃声还未消散，一个黑色的身影，出现在人头攒动中：个头儿不算高，约莫两寸长的头发，根根直立，仿佛在无声地呐喊着世界的种种不公平。身上的衣服旧得褪了色，打着一个个或方或圆的补丁。

班里一阵哄笑声：“怪物，像乞丐的老头儿。”哪有一点儿先生的模样呢？这便是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，留给女学生们的第一印象。

貌似，并不光芒万丈。然而，当他用一口浓重的绍兴普通话，不慌不忙、徐徐开讲中国小说史时，台下安静了。

从此，许广平总是坐在第一排，听鲁迅讲一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。

那个时候，严肃认真充满着黑色幽默的鲁迅先生恐怕怎么都想不到，这个坐在第一排听他讲课，看起来青涩稚嫩的女学生，有朝一日，竟然成了自己的爱人。

不知道，现在还有多少人写信？写信的意义是什么，是在世界的另一头，思念住在心里的人。

王家卫的电影《蓝莓之夜》，女主角离开纽约，流浪远方，每抵

达一个地方，便寄出去一封长长的信。然后，山长水阔，等一个回音。

在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的年代，这是爱情最初的模样。

你还记得，上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吗？现在的我们，习惯了快——快递，快邮，快点开始，快点结束。那寄信、收信之间百转千回滋生出的感动，真的久违了。

1925年，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，鲁迅回了第一封信。一来一往，便是十年。后来，鲁迅将这些信件结集出版，如是，有了《两地书》。

《两地书》，两地情，一页一页翻过，有一寸一寸的感动，没有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恨缠绵，没有张兆和与沈从文的柔情似水，一如鲁迅先生序言里的自嘲：“如果一定要恭维这本书的特色，那么我想，恐怕是因为它平凡罢。这样平凡的东西，别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。而我们不然。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。”

是的，平凡。没有红玫瑰热烈，没有白玫瑰高洁，如静水流深，有简单的美好，低调的智慧，稀松平常里涌动出的绵绵情意，让感动无处遁藏。

《两地书》几乎是可以当作爱情小说来读的。从心动时的怦然，到相恋时的飘然，再到婚后的淡然，爱情的一波三折，婚姻的现实残酷，被这一百六十余封信照一照，全都现出了原形。

最初，许广平客气地称鲁迅为“鲁迅先生”，称自己为“受教的

一个小学生许广平”，带着一个学生对政治、社会的困惑不解，向一个自己仰慕敬重并相信能解答自己疑惑的先生真诚地请教。

也许，鲁迅对这个始终坐在第一排听课的学生有点儿印象，也许，她信中的内容让他觉得这个女学生大胆且有思想，他于是回信。

她于是再写。

第一封，第二封……

彼时，身为学生会的干事，许广平牵扯进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，内心苦恼，无处倾诉。她在信里和鲁迅聊学校教育的变革，聊当代文学的利弊，聊悲愤难平的心情。

一来一往间，严谨恭素的师生情怀，渐渐有了改变。

现在，很多人已经不写信了。短信和网络代替不了信件和邮戳的旧时光里，信件的落款，抬头的称呼，每一字，每一句，都有浅淡的温暖，也有隐晦的深意。

关系的变化，在你来我往的称呼间，渐露端倪。从第一封信到第四十四封信，许广平对鲁迅的称呼，从“鲁迅吾师”，变成了“my dear teacher”，自己的落款从“学生许广平”变成了“你的害马”（因鲁迅说她是害群之马）。

或许，先生的感情，过于克制，不像徐志摩、沈从文那般浪漫洒脱。这一段鲁迅生命中唯一温暖的感情，竟然是在信件的推动中缓慢发展。鲁迅的称呼总是很谨慎，然而，许广平的称呼却变化多端，既调皮，

又亲近。一句“my dear”，已经聪明地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一大步。

谁说，电话最适合调情？文字的调情，没有面对面的尴尬，没有电话里声音的蛊惑，一切充满了遐想。你可以在信笺千山万水的那一头，想象他写下你名字时的表情；也可以在晦暗摇曳的灯光里，把对他的思念，幻化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文字。想起里尔克的《秋日》：“就醒来，读书，写长长的信。”想起海子那句诗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”，当年的许广平，也许正沉醉于不断为鲁迅取一个新称呼的温暖之中吧。

不过，相差十八岁的师生恋，还是走遍了蜿蜒曲折路。

1925年的女师大学潮，许广平遭受牵连，在鲁迅的帮助下，住进鲁迅居住的胡同。这一段师生恋，流言甚嚣尘上。道德上的批判，法律上的束缚，鲁迅对许广平的喜欢小心翼翼极了。1925年10月，即将毕业的许广平，在《同行者》一文，公开表达对鲁迅的爱，她说自己不畏惧“人间的冷漠，压迫”，“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”。不自量也罢、不相当也罢，合法也罢、不合法也罢，她都要和他心换着心，为人类工作，“携手偕行”。

在许广平的坚持与勇敢下，鲁迅终于放下多年的包袱，他对她说：“我先前偶一想到爱，总立刻自己惭愧，怕不配，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，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，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，我可以爱！”他对她说：“你战胜了，我只爱你一人。”

恋爱中的鲁迅，对待许广平，有难得的理解与依赖。

听他讲课的女学生很多，他对许广平说，决定目不斜视；收到她的来信，他说高兴极了；许广平送给他一个印章，他特地买一盒极好的印泥，来配此章；许广平寄给他一件自己织的毛背心，他回信：暖暖的，冬天的棉衣可省了；许广平喜欢吃杨桃，他也特意要尝尝；许广平想要两本书，他当即去买，并回信：遵来命，年底面呈；面对周遭的闲言碎语，他坚持将许广平的工作安排在同校，高调回应：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，偏要同在一校，管他妈的。

然而，当爱情走进婚姻，又如何呢？

从前的甜蜜浪漫抵不过尔后的一地鸡毛。

1927年10月，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同居。1928年，许广平怀孕，两人正式宣布结婚。

婚后的生活，全然不是想象中的样子。

婚前，他带着她到杭州游玩，享受恋爱中的二人世界。

婚后，他连公园也不和她一起逛，住在上海十年，兆丰公园没有进过，距离家里很近的虹口公园也不去。他戏谑地说：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……一进门分作两条路，一条通左边，一条通右边，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。

婚前他带她看电影，买最好的影院座次，照顾她的近视眼。

婚后他说：电影没什么好看的。

婚前，他心疼她替他抄写手稿，感动地握紧她的手。

婚后，她忙到没有一点儿时间，忽略着自己，他却不再感动，同样忽略着她。

家里一应大小事，全是许广平操持着。萧红那时常去鲁迅家，对于许广平，她说得最多的就是：许先生太忙了。往往许广平从早晨忙到晚上，鲁迅不陪的客人，她在楼下陪着，一边聊天一边手里织着毛线。每送一个客人，她都要送到门口，礼貌地替客人把门打开；为了不打扰鲁迅休息，再轻轻地关了门上楼来。家里来客，茶水供应全是许广平亲力亲为，如果客人留下来吃饭，她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，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，精心准备各种款待的菜式。每一餐饭，都吃得没那么安生，海婴（鲁迅与许广平之子）一会儿要这个，一会儿要那个，又要照应着客人。

萧红说：许先生是忙的，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，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。

那白发，当是在日日操劳中，渐生渐长的吧。

她所有的时间和青春，都跌落消匿于照顾他的日常起居。从前她是学校运动的领袖人物，被他称赞为有大胆的思想；现在她从一个“五四”新女性，无奈地回归到传统女性。为了鲁迅和周海婴，她选择断笔，甘于庸常，对于她个人的梦想而言，无疑是一种难言的落寞。